



作者简介

修竹,纪录片导演,现居北京。

曾就读于中国新闻学院,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。

毕业后就职于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任记者、编导。

2009年离职,现为独立纪录片导演。

去小小的空间里溜达了一圈,看她穿着各式各样旗袍的照片,件件花团锦簇,美丽至极,充满了春日的好和小女人的闺思。内心,忽然间变得柔软起来。喜欢这样的女子,一个人也可以这样美,妖娆曼妙,透着花开茶靡的寂寞香。如果此时恰好有冬日里的艳阳照进来,那一定是:暗香盈袖,韶华正好。

春日洒然,刹那花开,乱花渐欲迷人眼,这是我看到小小照片那一瞬间想到的几个字。想起了王家卫的《花样年华》,影片的调子灰暗,缓慢,透着淡淡的忧伤气质。还有那淅淅沥沥的雨,“如果,我多一张船票,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?”一句话,连看着的人眼睛也跟着湿了。

两颗心就这样分开了,飞向不同的方向。

原本是繁华的世界,因你而寂寞。

幽暗的灯光下,张曼玉不断变换着旗袍的颜色和款式,每一件,都写满了一个小女人的心事。那心事是私密的,是说不清道不明的,时而依赖,时而叛逆,时而焦躁不安,时而温馨和煦,每一件都透着心事的香。每每午夜惊魂,都让人恍若隔世,原来,这样的心事,我也有过。

那些消失了的岁月,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,看得到,抓不着。

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。

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,他会走回早已消失的岁月……

第一次知道,旗袍可以这样美,每一个着旗袍的女子都可以这样美。那是梦中的白莲花,高贵典雅而不染。那是宋词中走出的女子,通过时光的隧道,袅袅娜娜朝我们走来,婉约而曼妙。一举手一投足,都会惊动梅上的雪,扑簌簌地往下落,极尽浪漫和缠绵。

喜欢“曼妙”这个词,感觉只有“着旗袍”的女子才可以配得上这两个字。如若此时再有一个老式的留声机,飘出来的是旧上海时代的老歌,那么,你会不会也和我一样,踩着慢三的步骤,和自己心爱的男人,一直舞到花开,舞到日落。

刹那间,自己就老了,对面的那个人也老了。

静 雨

雨,一直在下,不大不小,刚好湿了心。

这会儿,突然又密急起来,急促而亢奋,砸在地面上,溅起一朵朵小水花。不过,天倒是亮了。一会儿,雨停了,远处传来小鸟啾啾的叫声,欢畅而明快。

沏了壶上好的铁观音,加了几片桃花,一小口一小口慢慢饮着。

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慢了下来,包括时间。

只有我自己知道,两年来,每日晨昏敲下那些字的时候,内心是多么纷繁复杂。

曾经一度想逃离,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。我需要一点时间,重新找回我在这个世界上位置。

当脚步无力迈出的时候,文字是出口,那些忧伤的绝决的故事,无不印证着我那千疮百孔的心。也有喜悦,只是短暂得有如烟花,绚烂绽放后,灰飞烟灭。

唯有那份骨子里的忧伤,挥之不去。

如今,尘埃落定。

我,终于明了是什么一直横亘在自己的内心深处。感谢,这座大山,虽然在它面前,我曾经举棋不定,虽然,在它脚下,我是那么地惶恐,而当我要绕过它时,内心又是多少地不舍。

因为太害怕,失去已经习惯的生活,以及种种依赖。

患得患失了两年,730个日日夜夜。

一次手术,人生的小意外,终是让我停下脚步,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所需。

物质上的匮乏我不怕,我怕的,是心灵的孤寂。

虽然,我曾经试图学会讨好和取悦,但性格使然,别扭的不仅是我自己,还有我们拧巴的生活。

人生,是不断调整自己的过程。但是无论我怎样调整,终是于你,渐行渐远。

咫尺天涯,我与你。

静静的白桦林

在去草原的路上,我怎么也没想到,我竟然会与一片长长的白桦林相遇。

宛若一幅徐徐打开的水墨画,大片大片的白桦林就这样静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,一泻百里。那一定就是用笔尖最细的狼毫,掬秋水为墨,细细勾勒出来的景致。它们是那样毫无杂念地生长着,隔了遥月与风帘,隔了寂寞烟霞与青山,三五成群,两两相依地生长在红尘外古道边,剑指长空,与蓝天白云深情对望。

天地清宁,岁月静好。

我不知道,我越红尘而来,是不是为了邂逅这片静静的白桦林,就像我不知道我跋山涉水,是不是只与你相遇一样,忽然间有一种前世今生的感觉。是的,前生我肯定来过这里。此刻,时光变得恍惚,爱情变得恍惚,所有的往事,凌波踏来……

车一直向前,越往前越是驶入一片寂寞天地。当大片大片的白桦林带着远离尘世的清寂与安然,于我们的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时候,让人不由得屏住呼吸,然后轻叹一口气。只有叹息,唯有叹息才能表达我们对大自然最深的敬畏和爱意。

天地万物皆静若无声。

风景总在拐角处。

风景总在拐角处,最喜欢一句话,精妙至极,一路上也总是被提起。是的,就在我准备放弃的刹那,总有惊喜出现在眼前。就像彼时,窗外的风景一直在重复,重复得近乎于单调,就在我感到视觉疲劳准备睡上一觉的时候,这片白桦林出现了,不早也不迟,静静地等候在那里,仿佛只为等待这场盛大的相遇。

生命里,有着太多的无奈和遗憾,怎样才能让已经在做的事坚持下去并心甘情愿地去承担?波澜不惊,不放弃,就像这片静静的白桦林,一直矗立在红尘之外,安然静索。

突然爱上,爱上这种生命的状态。



小街里的女人

□万慧吉

作者简介

万慧吉,笔名:紫檀馨香。女,1981年生于美丽的林都伊春,现居黑龙江鸡西。大专文化,感情丰富,温婉阳光。

(一)

我们这条街是“丁”字街,街头是一条主道,南通北达,笔直宽阔,汽车从早到晚的奔流着,滴滴的喇叭声,人们的吵嚷声,沿街的叫卖声,让这里略显喧闹。主干道的东侧是一条拥挤而狭长的小街。里面住满商户,网吧、小吃、旅店、商店、邮局应有尽有,好不热闹。六月的清晨,太阳才刚刚露头,一夜繁华洗礼让街面狼狈不堪,环卫工们早早上岗,带着扫帚、撮子,自行车一支,口罩一戴,便开始一天的工作,哗啦,哗啦的清扫声,刺破角落的宁静。

灰尘扬起又落下,落在晶莹的汗珠上,落在挂花的脸上,落在脏旧的衣服上。有人说,环卫工就是城市的吸尘器,脏了自己,干净了别人,他们如一股春风,带着绿意和清凉,这点我坚信不疑。

晨练的人们归来,三个一群,两个一伙,神清气爽,脚步轻盈,练剑的,跑步的,打羽毛球的,边走边笑侃着。一位六旬老人,头发花白,却着一身红衣,满面容光,和身边的老伴说:“今早动作有点难,你都学会了吧,回家教我练。”“那当然,还有我学不会的